



塵史卷下

鳳臺子王得臣彥輔撰
姓氏

譜牒不脩也久矣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流
離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姓李也牛洪之先
奈姓也踈之後乃為束氏之後乃為氏閩中
人避王審知而沈氏去水而姓尤南中多危
氏有惡其稱者或改為元如此類甚多况元
魏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擇而冒之者益衆

則譜不可以不知也

古人凡著文集其末多載系世次一篇亦子長
孟堅叙傳之比也唐時尚多姓譜之學今或
罕言歐陽文忠公蘇洵明允各為世譜文忠
依漢年表明允放禮太宗小宗為次雖例不
同皆足以考其世次也切怪文忠以謂不知
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叙則禽獸不若也其
譏呵亦至矣然歐陽氏得姓凡幾年其間文
學之士益亦多矣文忠始為之譜斯言恐未

為得也

古器

應山平靖關之南澗水盤紆隨山而行一日暴
雨村民得小鼎於澗側銅為之色如塗金兩
耳三趾趾皆空中可受五升甚輕民言山肋
有鼎痕十數皆為水所漂止得此耳連庶君
錫得之甚愛以為華而不侈質而不陋後歸

永叔

予友郭惟濟君澤居孝昌之青林暑雨後斜日

射溪磧焰有光牧童掇取之得一陶器體圓
色白中虛徑六七寸一端隆起下生輪郭一
端繞邊列以齒齒仍缺十六以為枕也不可
用忽得所安齒距地酌水於輪郭間隆起處
可磨墨甚良方知古硯容有陶者君澤嘗謂
予曰柳公權云某州磁硯為最佳予時年少
不能盡記今追憶書之

安陸石峒村耕夫得宿藏一鏡光明瑩然不為
土所餘視之可見十餘里外草木人物三人

者互欲得之遂破三段猶照數里不知何世
物

雲夢縣楚王城左右人時得編鐘佩印刀斗鼎
鏡之屬不可勝紀

風俗

仕非為貧有時為貧今不然為貧者多也予初
仕聞仕宦者相與告語曰某所有職田某所
供給厚可仕也後忝通籍朝堂之論亦然用
是知為貧多也

洛人凡花不曰花獨牡丹曰花晉人凡果不言
果獨林檎曰果荆人獨橘亦曰果

朱亥墓在都城南過所謂四里橋之道左旁有
祠垣宇甚全木亦茂呼為屠兒墓園清明則
衆屠具酒肴祠之出於人情也

四方不同風甚者京師尤可笑古者婚禮合卺
也以雙盃絲絲連足夫婦傳飲謂之交盃媒
氏祝之擲盃于地驗其俯仰以為男女多寡
之下媒即懷之而去喪事貧不能具服則賃

以衣之家人之寡者當其送終即假倩媪婦
使服其使同哭諸途聲甚凄惋仍時自言曰
非預我事

閩中呼梯為陔陔階之訛也鞵為脚脚屨之訛
也世言閩蜀同風孫光憲作北夢瑣言以謂
不同風畧引蜀有不仕之類以為異孫蓋蜀
人也故主其鄉風今讀書應舉為浮屠氏並
多於他所一路雖不同相逢則曰鄉人情好
倍密至於親在堂兄弟異爨民間好蠱毒者

此其所同者則知古語之傳益不虛耳

閩中生子既多不舉下無後者則養他人子以爲息異日族人或出嫁女爭訟其財無虛日子漕本路決其獄日不下數人夫殺己子至於後世獄訟不已豈非天戒歟

汶上多士族有雌黃人物會於州吏恭肆過者必有惡名以加之初但相顧舉吻而已在仕者到任三日已得一名矣號曰猪嘴閩推其巧能名者爲關使次有判官幹當公事

奇異

寇萊公貶死雷州詔還洛陽過荆之公安民迎祭哭插竹標紙錢竹盡活成林邦人神之號相公竹劉敞原父王陶樂道各爲文刻石志其事

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鳴鶴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張齊賢相謫守郡日作古詩二篇元憲宋郊詩曰鳥解佛經言予少時聞之近時罕聞矣豈夫造物亦有時耶

盛事

國史補載苗夫人近代婦人無比今晏夫人丞相元憲公之子富鄭公之室馮大尉之外姑馬夫人父尚書也夫丞相司空呂端也四子長侍讀次樞密次丞相司空次戶部尚書魯夫人父太師簡肅公也其舅呂申公也夫丞相司空也子希純中書舍人壻翰林學士范祖禹也

蘇子容言士大夫三世登科者蓋有未有一朝

者獨劉沆天聖八年其子待制瑾皇祐五年其孫輔治平元年並及第皆在 仁宗朝安厚卿言張文孝之孫保常鎖廳不第然應舉時家狀內三代皆其慶亦世所無也

世言國初史館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其慶下安厚卿為樞密亦然蓋繼母也

予里集賢張君房年六十三分司六十九致仕光祿卿張君靖年六十六致仕其子朝請大夫璿任京東提刑年六十九致仕三人皆康

寧無疾

趙孝廉令時景貺言皇祐元年同廖獻卿赴試
春闈一日獻卿謂孝廉曰某必不利於南宮
昨夢榜出上有先人名氏景貺賀曰獻卿必
登甲科繼先君矣未幾省榜出獻卿乃第十
人獻卿名子孟淳之長子也淳天禧三年第
十人及第令校理君正一乃獻卿第三子元
豐戊午國學第十人薦三世之間及第遇省
取解並同名次亦世罕有也

戒殺

予少時季秋末於草際得一小蛺蝶怪其非時
取視之則斃於掌中久則栩栩然飛去蓋其
詐死以逃生也

孝昌成若冲天益江行岸際見小蝦蟇無數天
益呼僕抱鷄令食既而並無所見天益去蝦蟇
復躍入水蓋聞鷄聲悉伏地不動人莫見也

鑒戒

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為殺已降余謂非特此其

殺灞陵尉亦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止不侯而
已哉至陵身臣虜而李氏夷滅亦顯報矣
鄭屯田建中其先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鏹
巨萬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
間有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全
隆冬苦寒放房緜盈月屯田君晚年得一子
即侍郎公紆也有五孫長曰獮皇祐元年至
朝奉大夫次侍讀毅夫也皇祐五年大魁三
子與孫皆任官不由選調世祿不絕

王文正沂公仕 章獻朝發晉公竄海上天下
稱之然卒以嗣子不蕃暮年謂所知曰予行
已無嫌而獲此報何耶但一事有恨初出守
鄆為監司相輕後秉政遷蔭本官略無寧歲
竟死於道路此必為報也

予同年黃靖國元弼剛直明決初調蜀中主簿
亡其縣名令缺攝縣事有巡卒宋貴嫚罵本
官衆不忍聞元弼械之笞二百死後十五年
元弼為儼州軍事判官沿牒至寧州暴卒入

真與宋貴辨其事元弼具陳嫚罵之語真官亦憤之已而追閱案牘語元弼曰罪即當死終是死不以法元弼復生西州士人往往作傳亦多抵牾予屢詰其本末語及死不以法斯言有理可畏

安陸醫生宋氏視疾不問貧賤仍載粟棗乏者遺之宋二子曰應善論說好馳騁上下能冷熱人人多畏之後為醫博士謁之者貧則絕益弗肯繼矣未六十中風而卒三子長犯盜

流他所得還卒于鄉次初學舉進士自放不逐日游市井間因刺一婦人不著墜井死幼者終於凍餒應之弟曰効畏謹有常年踰七十而亡一孫習醫自足

真偽

予聞洛衣冠子弟不肖者鬻祖誥與右宗大賈冒以庇其族比年聞安陸亦有益語不明

劉夢得讀張曲江集詩其序略曰世稱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

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荆門有拘囚
之思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
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
江識胡雛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啓廷諍雖
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嗣終為餒魂豈忤心
失恕陰譴最大雖二美莫贖耶故其詩云寂
寞韶陽廟竟歸不見人按唐書曲江有子拯
而不見其他子孫者近有朝請張君唐輔來
守安州蓋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

間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
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牧
守當塗諸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
夢得去曲江纔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嗣豈
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耶豈夢得困於遷謫
有所激而言也是皆不可知也

山中人說獵者常取麝薰日乾之每得麝裁四
肘皮剖臍香雜乾糞以實之最大所謂當門
子者即預採飛蟲去首足翅日乾以用之是

一麝獲五臍之利蝨之性不良可知也醫者
司徒生嘗言市麝臍宜置諸懷中以氣溫之
久而視之手指按之柔軟者真也堅實者偽
也

讒謗

蜀人龍昌期為禮論以謂周公金縢之請以代
武王蓋其詐也予謂方周公之時近則王不
知遠則四國流言至於後世猶有仁智未盡
之說蓋聖人誠為難知嗚呼不如是不足以

為周公

元憲宋公始名郊字伯庠文價振天下既入翰
林有愬於上者以姓名於朝廷非便 神文
乃間諭元憲令易之遂名庠字一日因具奏
劄先書臣庠時李獻臣為翰長見奏指宋公
名曰此何人耶吏具以對已而白宋宋乃書
一絕云帛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
欲知七畧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元憲既
叅大政朝廷無事廟堂之上日閱文史今觀

紀年通譜楊文公談苑等序及繹山碑跋尾亦知其畧矣元憲雍然有德之君子後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務清淨無所作為為者病之後為人言排詆出知河南改許及河陽歸京判都省久之卒於私第公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誚我因為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才虛舟人莫怒疑虎石曾開蚊負愁山重葵傾喜日來欲將嘲強解真意轉悠哉

張師正倦游錄說穎上常夷甫處士自經而卒王莘樂道奉議穎人也從學於常具道處士得病而卒師正進士第後換西班官至諸司使守郡亦有才此倦游乃襄漢士人所為託名以行

占驗

舜治天下彈五絃琴而歌南風之詩蓋長養之音也詩亦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今解梁盛夏以池水入畦謂之種鹽不得南風則鹽不

成俗謂之鹽風荆湖間夏有大風朝起夕止
連日如此土人曰颼風音諒有則旱故陂澤
立涸稻田多裂又名杓風如杓勺水也

安陸地宜種春雨不足則謂之打乾種蓋人牛
種子倍費元符己卯大旱歲暮農夫告曰來
年又打乾矣蓋臘日牛輾泥中則然明年果
然京師槐放花盛則多河魚疾北人蕎麥熟
則早晚候霜降罔有差焉江湖間人常於歲
除汲水秤與元日又秤重則大水

晚疑當作曉

顏氏家訓曰何名五更曰正月建寅斗柄昏在
寅中晚則午中矣歷五辰也更歷也
子夜不寐問直宿兵夜如何曰幾更明日問何
以知曰每轉更則棲鳥多動嘗出戍率多用
是為驗因遣人聽戍鼓皆然

熙寧初予為岳之巴陵令春月忽天雨白毛長
二三尺許取而焚之臭如馬鬃是歲戊申也
然京房亦有占上巳日蛙鳴則蠶善

安陸農視稻穗多者七八十粒少者五六十粒

下有細白花叢出若十花以上則米貴花多則賤

大觀戊子仲夏鴈自北而南群燕委雛而去不知何祥也

戊子五月五日夏至安陸老農相謂曰夏至連端午家、賣男女秋稼不登至冬艱食果賣子以自給至有委於路隅者明年己丑大旱人相食棄子不可勝數

傳曰玄鳥春分至秋分去故世言燕往來不見

社大觀己丑仲春社前數日燕已來

語識

前廣西漕李朝奉湜江寧人言昔日內相葉清臣道卿守金陵為江南好十闕有云丞相有才裨造化聖皇寬詔養疎頑羸取十年閑意以為雖補郡不越十年必復任矣去金陵十年而卒

治平間李尉廣德錢公輔君倚守郡一日召李登城亭間及郡事簡得暇山川行樂昔葉道

卿云羸得十年閑某止得五年亦足矣自謂
不越五年復入至五年錢卒

予仲氏光輔元祐丁卯應詔季道輔餞於郊舉
光輔舊詩曰仲舒窺園三年廢東野看花一
日多光輔笑曰我尚能為此語耶明年失意
會有詔經行士未得黜落具名以聞於是
有旨令與特奏名唱名第一賜同五經出身予
時自唐易守邠待次光輔榮歸為學尚不輟
八月末為往州北視亡妻孫氏塋地還次近

郊馬逸而墜內傷殊甚十日而卒看花一日
多遂成其讖耶

博奕

樗蒲經曰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
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出凡一馬打
一馬如遇退六踏馬則一馬可踏五馬故世
指不循理者謂之踏坑塹世之糾帥蒲博者
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樗蒲經一有賭若
兩人已上須置囊合依條檢文書乃投錢入

囊家亦謂之錄事

鄭都官詩有能消永日是樗蒲坑塹由來似官途之句蓋所難者在過關以前後為坑塹也

諧謔

神文時京師早上閔雨形於寤嘆宰相請下畿內遍禱祠廟陳留有張子房廟縣尉亦才雅但好謔分命詣廟為二十字詩題文成侯壁曰今人不如古肉身不如土我來漢相廟為民祈霖雨石齊老說

元憲宋公應舉再上及第初任通判襄州景文

一上第初任復州推官元憲謂曰某多幸纔入仕不識州縣况味景文答曰某亦多幸纔

應舉便不知下第况味兄第相與笑謔而罷

長林尉右夷吾齊老嘗遊廬山為予言簡寂觀

天尊銅像制範精緻然本乃佛像唐會昌中

廢毀浮圖有惜其像者遂加冠於首衣以羽

衣以為天尊夷吾作詩曰赤土坡頭一寺基

天尊元是一年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閑

人說是非

熙寧間王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光亦居洛于私居穿地丈餘作壤室邵堯夫見富鄭公問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大笑

熙寧中遣使諸路察訪呂升卿明甫奉使京東身為職官許薦部吏改官者十員戲語人曰可輟其半為身改官

龍圖閣學士世謂之大龍直龍圖為假龍直學士為小龍或有得直閣久之不遷而卒因曰死龍

七寺閑劇不同大府為忙卿司農為走卿光祿為飽卿鴻臚為睡卿蓋忙卿所隸場務走卿倉廩飽卿祠祭數頒胙醴睡卿掌四夷賓貢之事

百官赴政事堂議事謂之巡白侍從即堂吏至客次請某官既相見讚曰聚廳請不拜就座

則揖座又揖免芻荼湯乃退餘官則堂上引
聲曰屈不啜湯耳若同從官則待湯京官自
下聲喏而升立白事訖退或有久次無差遣
者聞堂吏聲屈乃曰不於此叫屈更俟何所
耶

官制行將作監簿易為承務郎或曰遷官則為
迎霜免矣又判大理寺崔諫議台符換太中
大夫前呵曰太中來人不知皆笑曰大丞來
丞相呂大防性凝重寡言逮秉政客多干祈但

危坐相對終不發一談時人謂之鐵蛤蜊
禮有引年傳稱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則不然

至於病耄猶不能去多為貧而然或有一乞
致仕者親戚相怪且痛其死矣予同年仇伯
玉粹夫為戶部侍郎一日報乞致仕未幾逢
於朝路因訊之曰未嘗有喪亦未嘗告老不
知何為也粹夫善誣諧乃告曰前日兒子亦
自馮翊奔而來以為死矣且來草闕躡踊一
巡

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即開
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
萃其間因號相國寺破賊所

余長子渝嘗為壽春令邑有淮南王安廟春秋
朝廷祀之邑人思劉仁贍之功德欲立廟不
可得也遂共為劉令公像於淮南廟中歲時
享焉傳舍有詩曰淮南據險逆西京仁贍輸
忠保一城今日鄉人聊合祭未應同食便同
情

淮南廟有八仙公泊梅福等像守臣或被盲祈
焉邑人說徃時有姓梅為守見廟像泣而祭
之云其祖也回郡至郝家嶺伶人郝生登嶺
大慟守怪問之對曰此嶺乃祖先之塚也守
怒杖之

異時執政在私第皆就居熙寧初徹南北作坊
起東西二府八位又廢捧日一營建武學隙
地創小宅數十收賃以克學費號鬼八位

神宗就太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於兩廡因推息官某後予在開封南司閱牘見黨進家狀云私家無祖像今城南什物庫土地像乃是遂取圖之

哲宗陵曰永陵京師永參門福州永泰縣皆以他名避之龍圖閣待制豐稷亦曰四明有永泰神乞改廟額奏改之

狄梁公墓在洛陽東白馬寺後予游寺見其像在廡舍下僧云其裔孫侍禁自陝右輦置欲

建祠堂于此不果

盛武仲知叢州過江夏予宴之其祖天聖間為

翰林學士宰相丁謂去不附已者十人盛其

一也落學士工部郎中知光州到任未幾又

責和州團練副使宦者押去行一日使者

不少止食盛苦之夜問左右曰使者何不食

耶曰五更食訖盛市裂餅十餘枚貫以緡貯

水一胡蘆掛於鞍行則啖之餘十里使者顧

見驚問曰何從得此物荅以早令市之使者

責疑作謫

裂字誤當作胡餅

撫掌大笑蓋盛善飴常兼數人欲以困之也
應山縣連處士舜賓命二子從二宋學二子庶
及庠也請二公居於邑之法興寺今尚有二
公手植松栢有縣令經生者忿二公不出謁
屢形顏色連勸二公強謁之已而令恚尤甚
連特詢其情令怒不以欄鞞也二公復如言
而往明年元憲狀元景文第十人南歸令馳
謁道左

唐僧能詩者如畫字皎然之類甚多古人生子

三日父名之二十而冠父字之所以表德也
今僧頭重而不櫛不可冠何字之有薦紳亦
從而呼之何也

熙寧初予官陝郊時初復十鑄錢監兵聞錫氣
久而病瘖以至不起惟以蒸豚啖之可以銷
釋所支率分錢內克買均給後予所至多令
如此給肉惟建州豐國稅役兵仍多病手弱
之疾

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乞致仕予在大農忽得

日疾乞宮觀已而掛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嘆乃自削奏牘叙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傳之高風鼓腹而嬉願遂堯民之至樂

老醫少卜老取其閱少取其決鄭毅夫內相再黜於有司已而病傷寒忽一夢化為龍而無角浴於池中鱗甲皆水出益汗也展轉間張大夫問曰君已安否曰我不是龍張以為吉言既覺猶若曳尾不收夢中但聞池上人皆

曰白龍公來也士大夫於內相挽詞多用白龍公者蓋本此耳

古人一飯之恩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後世不然報恩略而報讐必詳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退之贈劉師命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讐得時得位無不如意

暑月痲子雖蛤粉陳粟塗之不差豫章黃元明曰止用經夕熟水濯灌之即愈果然

京師賃驢塗之人相逢無非驢也熙寧以來皆
乘馬也按古今之驛亦給驢物之用舍亦有
時

乖謬

元憲宋公留守西都同年為河南令好述利便
以農家藝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以
一畝試之自旦暮不能遍又值蝗災科民畜
一雞云不惟去蝗之害亦可字養令民悉呈
所畜雞既集紛然而鬪莫能間止邑前百姓

喧闐塞路共觀鬪雞而罷

安陸雖號節鎮當南北一統實僻左無事之地
往者守臣或以遷謫而來率多時之聞人歲
久皆吏部擬授往往厚重而無作為者熙寧
間一太守點檢清酒務校量缸酒數少怒甚
監官對曰陶器滲漏又校一缸亦然太守作
色曰君子居之何漏之有遂不復問

元祐中民家晝日火作先是數日前太守令晝
闔子城南門不得啓民莫曉也已而火作居

者不得出救者不得入民屋盡焚余詰守對
曰某以久旱用董仲舒閉縱之術耳

人有言曰良田畏七月蓋百穀秀實之際正須
雨也安陸郡一歲禾稼甚茂而七月不雨一
日見當職者告以祈雨但言他而不答八月
又見之乃召日者占雨期日告以將雨其人
乃曰是不用宰鷩也余觀朝廷頒祈雨雪文
三卷藏於郡縣如宰鷩皆有次第豈至八月
尚可為之

有一卿列任京西憲按行一邑尉蔡人張伯豪
也始迓於郊憲令步從又數其所為至邑入
傳舍更衣虞侯白提刑適罵者是中丞壻憲
矍然曰何不早道於是召尉坐謂曰聞君有
才聊相沮爾君辭色不變豈易量耶為發薦
章而去

諫議大夫賈昌衡尹洛日子管幹文字賈會使
者予亦與坐末賈曰言一相知任憲至一郡
有護戎年高因料兵曰護戎老不任事何可

容也太守默然我乃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為
小兒子所強今果受辱憲問小兒子為誰曰
外甥復問為誰曰章得象也蓋郇公方為丞
相憲曰雖年高精神不減不知何餌我曰無
餌好箇健老兒惠酒而去

慶元五年郡守鄱陽洪遂重脩

塵史卷下

乙巳秋八月七日酒甫
校于燕巢

丙午秋七月既望耿菴重校



